



詩經說約

廿七  
廿八

□ 12  
3315  
14止





12  
3315  
14

詩經說約卷之二十七

魯頌四之四



太倉顧夢麟纂述  
常熟楊 彞參訂



魯少皞之墟。在禹貢徐州蒙羽之野。成王以封周公長子伯禽。今蕪湖東中府沂密海等州即其地也。成王以周公有木勳勞於天下故賜伯禽以天子之禮樂魯於是乎有頌。以為廟樂。其後又自作詩以美其君。亦謂之頌。舊說皆以為伯禽十九世孫僖公申之詩。今無所考。獨閔宮一篇為僖公之詩無疑耳。夫以其詩之僭如此。然天子猶錄之者。蓋其體固列國之風。而所歌者乃當時之事。則僭未純

詩經說約

卷之二十七

賦類

昭和九年二月三日  
金子志郎氏贈



於天子之頌著其所歌之事又皆有先王禮樂教化之遺意焉則其文疑若猶可享也况夫子魯人亦安得而削之哉然因其實而著之而其是非得失自有不可掩者亦春秋之法也或曰魯之無風何也先儒以為時主衰周公之後比於先代故巡守不陳其詩而其篇第不列於太師之職是以宋魯無風其或然歟或謂夫子有所諱而削之則左氏所記當時列國大夫賦詩及吳季子觀周樂皆無曰魯風者其說不得通矣

孔疏定四年左傳祀他曰命伯禽封於少皞之墟明堂位曰封周公於曲阜少皞之墟即曲阜也漢書地理志云周興以少皞之墟曲阜封周公子伯禽為魯侯以為周公主

應劭云曲阜在魯城中委曲長七八里雖諸言七年冬周公致政成王時事其經云烝祭歲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注云謂將封伯禽也史記魯世家云武王既克殷封周公且於少皞之墟曲阜是為魯公周公不就封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然則周公於武王之時已受魯封但身不之魯使伯禽就國至歸政之後成王乃大啟土宇令地方七百里有魯之封疆於是始定世家又云伯禽卒子考公普立卒弟熙立是為煬公卒子幽公宰立十內年弟濇殺幽公而立是為魏公卒子厲公權立卒魯人立其弟具是為釅公卒子真公湏立卒弟敖立是為武公卒子戲立為懿公九



年兄括之子伯御與魯人攻殺懿公而立伯御為君十  
 年周宣王伐魯殺伯御乃立懿公弟稱是為孝公卒子弟  
 湏立是為惠公卒子息姑攝行君事是為隱公十一年冬  
 公子翬殺隱公立其弟允為君是為桓公十八年卒立太  
 子同是為莊公三十二年卒立子開為閔公立其卒於是  
 季友奉公子申立之是為僖公從周公數之為十九世傳  
 公以惠王十九年即位襄王二十二年薨是當周惠王襄  
 王時也

大全嚴慶府今兗州府東平府今東平州海州今寧海州  
 密州今高密縣與沂州並隸山東  
 麟按豐氏正說云伯禽號魯公卒弟煬公熙立是無考公

首也魏公潰正說作魏公費武公教作武公殺孝公子弟  
 湏作弗湏公子翬殺隱公作隱公為桓公軌所殺桓名亦  
 不云允也正說又云莊公卒子般立嫡母哀姜及公子慶  
 父弒般而立莊公幼子閔公啟又弒之公子友立閔公兄  
 申是為僖公固有種之不同考滿則又云伯禽一曰禽  
 父在魯公位五十二年煬公六年幽公十四年魏公五十  
 年厲公三十七年獻公三十二年真公三十年武公九年  
 懿公九年伯御十二年孝公二十七年惠公四十六年隱  
 公十一年桓公十八年莊公三十六年哀姜莊公夫人齊  
 襄公女閔公哀姜姊姜所出立二年僖公莊公妾成風  
 所出在位二十三年○今據子浴通略桓公本名允春秋



貫玉則云名軌史記名允是有二名也數本古教字故之  
 為開即諱字耳惠公弟湏臯氏作弟湏必豐氏是疏云閉  
 公立其卒此立其卒三字亦誤當是二年卒也類考引詩  
 史前編云魯公三傳至幽公卒弟魏公潰殺之費當作潰  
 而三傳即有考公解一惑矣幽之與幽又孰定與止蓋  
 法無幽公而詩史前編者又妄與魯自伯禽至僖十九世  
 被殺者接踵然於潰乎始之矣時無討之者故朱子謂周  
 綱陵夷自昭王原本之論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駉有皇有驪有黃以軍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  
 賦也駉駉腹幹肥張貌色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

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坰驪馬白跨曰驪黃白曰皇純黑曰驪  
 黃驪曰黃彭彭盛貌思無疆言其思之深廣無窮也臧善也○  
 此詩言僖公牧馬之盛由其五心之遠故美之曰思無疆則思  
 馬斯臧矣衛文公秉心塞淵而騶牝三千亦此也  
 鄭箋必牧於坰野者避民居與良由也

孔疏腹謂馬肚幹謂馬脊宣十左傳曰雖鞭之長不及馬  
 腹謂鞭馬肚也莊元年公羊傳曰拉公幹而殺之謂折公脊也  
 肥張者充而張大故其色駉然馬肥之貌耳釋畜云驪馬  
 白跨驪孫炎曰驪黑也白跨股肱白也郭璞云跨髀間也然  
 則跨者所跨據之處謂髀間白也釋畜又云黃白皇舍人曰黃  
 白色雜名皇也純驪與黃則爾雅無文月令孟冬云駕鐵驪象



時之色檀弓云夏后八尚黑戎事乘驪故知純黑曰驪爾雅黃  
白皇謂黃而雜白者名之為皇則黃而赤色者直明為黃明矣  
故知黃驂曰黃驂者赤色謂黃而雜赤者也

疏義以之駕車則豈豈然

大全慶源輔氏曰僖公當作魯侯前云唯閔官一篇為僖公之  
詩餘則無可考則不應於此定以為僖公也夫人立心既遠則  
所成必厚大凡富厚之事非輕易浮淺者之所能致

說通薄言略舉之辭略舉而已無不有言盛也思無疆非必為  
馬也萬事通馬思馬斯滅矣滅即彭彭也下故此

麟按古義馬野者馬韻餘俱陽韻彭集傳叶鋪郎反也前駟  
至彭三句一連六句一截後二句另二截

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駟有駟有駟以車任任  
思無疆思馬斯才

賦也倉白雜毛曰駟黃白雜毛曰駟赤黃曰駟青黑曰駟任任  
有力也無期猶無疆也才材力也

孔疏釋畜云倉白雜毛駟郭璞曰即今駟馬也又云黃白雜毛  
駟郭璞曰今之桃華馬也此二者皆云雜毛是牀有二種之色

相間雜上云黃白曰皇黃駟曰黃止一毛色之中自有淺深與  
此二色者異故不云雜毛也其駟駟爾雅無文周人尚赤而牲

用駟剛禮稱陽祀用駟牲是駟為純赤色言赤黃者謂赤而微  
黃其色辨明者也上云黃駟曰黃謂黃而微赤此其所以異也

古義毛云蒼祺曰駟孔云祺者黑色之名蒼祺謂青而微黑今



之馳馬也

麟按集傳才叶前西反古義駟騏以下支韻

○駟駟牡馬在坳之野薄言坳者有駟有駟有駟有駟以車繹繹

思無斁思馬斯作

賦也青驪驪曰驪色有深淺斑駁如魚鱗今之連錢驄也白馬

黑鬣曰駟赤身黑鬣曰駟黑身白鬣曰雜驄不絕類數厭也

作奮庭也

孔疏釋音云青驪驪孫炎云色有深淺似魚鱗也郭璞曰也

有深淺斑駁隱鄰今之連錢驄也又云白馬黑鬣駟郭璞引禮

記曰夏后氏駟馬黑鬣謂馬之駟也其駟雜爾雅無文爾雅有

駟曰駟駟馬黃脊驪則駟是色名說者以駟為赤色若身鬣俱

赤則駟馬故為赤身黑鬣曰駟即今之駟馬也黑身白鬣曰雜則未知何出

古義驪說文云青驪白驪文如鼉魚駟爾雅以為白馬黑鬣說

文云馬白色黑鬣尾也韓詩及字林以為黑鬣者鬣尾之謂

廣雅又以為白馬朱鬣陸佃云今呼黃馬尾鬣一道通黑如界

者為駟蓋馬無多於黃白皆謂之駟若今衣脊絡縫故曰駟也

明堂位曰夏后氏駟馬黑鬣此以別白馬朱鬣之駟也月令曰

孟春駕白駟此以別黃馬黑鬣之駟也駟本作駟說文云赤馬

黑毛尾也羅頤云月令五時駕馬而駟處其一春蒼龍秋白駟

冬鐵驪夏用赤駟中央用黃駟中央寓於季夏故所用物同而

以色之淺深為之別也毛云黑身白鬣曰雜孔謂此義未知何



張愚按維乃鳥名即鴝鵒也疑馬之色似之故以為名

麟按集傳釋駘豨豨反古義駘駘以下乘韻

○駟駒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駒者有駒有駟有駟有駟以車祛祛思無邪思馬斯祖

賦也陰白雜毛曰駟陰淺黑色今泥驄也彤白雜毛曰駟豪駟曰驪毫在駟而白也二目白曰魚似魚目也祛祛疆健也祖行也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蓋詩之言美惡不同或勸或懲皆有以使入得其情性之正然其明白簡切通於上下未者若此言者故特稱之以為可當三百篇之義以其要為不過乎此也學者誠能深味其言而審於念慮之間必使無所思而不出於正則日用云為莫非天理之流行矣蘇氏曰昔之

為詩者未必知此也孔子讀詩至此而有谷於其心馬是以取之蓋斷章云爾

釋文駟說文云赤白雜色文似鯢魚有魚如字字書作駟字林作駟音並同

孔疏釋畜云彤白雜毛駟令人曰赤白雜毛今諸馬名駟郭璞云彤赤也即今諸白馬是也又云一自白謂二目白魚舍人曰一自白曰駟兩目白為魚郭璞曰似魚目也其駟兩雅無文說文云駟駟也郭璞曰駟脚脛然則駟者漆下之名釋畜云四駟皆白駟無豪駟白之名傳言豪駟白者蓋謂豪毛在駟而白長名為駟也駟則四駟雜白而毛短故與駟異也六帖思無邪是木子凡思出於正便無厭數便不淺近舊說如



此看來亦未必然為與說者亦因夫子一言以蔽之義遂欲歸重此句殆所謂伯樂一顧價增十倍豈非矮人看場可笑之甚也。大凡古人引詩都是借詩為用不宜以彼之說便謂詩人之旨。譬如清泉於此或為羹或為酒任汝用去若欲求水却要尋取清泉不容殘汁剩醜便作水看成也。

古義論語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按全詩三百五篇然當正考甫未得商頌之時惟有國風及小大二雅周魯二頌而已除今商頌五篇恰足三百之數是知詩三百之云非無商頌言也故王通有曰詩三百始終於周正謂此也。

麟按焦傳駮叶洪孤反邪叶祥余反古義暇魚以下魚韻。駮四章章八句。

有駮有駮駮彼乘黃風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駮駮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香樂兮

興也駮馬肥強貌明明辨治也振振羣飛貌駮駮羽舞者四時或坐或伏如鷺之下也咽與淵同鼓聲之深長也或曰駮亦興也。駮相也。醉而起舞以相樂也。此燕飲而頌禱之詞也。

疏義詩人正道燕飲之事非美其人之乘黃也。但借乘黃為起語而疊用駮字與在公二字相應耳。

大全安成劉氏曰此為燕飲之詩唯卒章自今以始以下則頌禱之辭也。

麟按明明辨治依通解飲酒威儀邊說為正若依本義及疏義云魯明職事雖較冠冕却與下在公飲酒在公載無語事不稱。



兩驚字上驚羽下如驚。注：明醉而起舞。又非舞者舞字正謂君。臣故下曰于齊也。集傳：明叶謀郎反下叶後五反。古義：黃明陽韻下舞磨韻六帖云末句獨韻。古義亦云結句三章同受不用韻。

○有駝有駝。駝，彼乘牲。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鷥鷥，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齊樂也。

興也。鷥于飛舞者振作鷥羽如飛也。

古義：牡酒有韻飛歸微韻。

○有駝有駝。駝，彼乘駝。夙夜在公。在公載駝。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齊樂也。

興也。青驪曰駝。今鐵驄也。載則也。有，有年也。穀，善也。或曰：綠也。

貽，遺也。頌禱之詞也。

孔疏釋畜云：青驪，駝。孫炎曰：色青黑之間。

通解在公明明飲酒載燕俱重君一過言。

麟按集傳有叶月已反。古義：駝，駝。韻有子紙韻。

有駝三章章九句。

思樂泮水。薄采其芣。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沓沓，鸞聲嗷嗷。無不無大，從公于邁。

賦其事以起興也。思，發語辭也。泮水，泮宮之水也。諸侯之學，鄉射之宮，謂之泮宮。其東西南方有水，形如半壁，以其半於辟雍。故曰泮水。而宮亦以名也。芣，水菜也。戾，至也。沓沓，飛揚也。嗷嗷，和也。此飲於泮宮而頌禱之詞也。



毛傳天子辟雍諸侯泮宮。

鄭箋辟雍者築上雖水之外圓如璧四方來觀者均也泮之言半也半水者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天子諸侯宮異制因形然。

孔疏釋詁云內信好謂之璧孫炎云內身也好孔也身大而孔小然則璧體圓而內有孔此水亦圓而內有地是其形如璧也圓既中規而望水內則遠近之路等故四方來觀者均言均得所親也此箋言築土壅水四方來觀者均言水之外畔靈臺傳云水旋五以節觀者說水之中央所據不同互相發見也言四方來觀者均則辟雍之宮內有館舍外無牆院也後漢書稱光武中元二年初載建三廡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

衣日月滿法物之駕或清道之儀坐明堂而朝羣臣登靈臺以望雲物袒割辟雍之上進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園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是田外無牆院故得園門觀之也天子之官形既如璧則諸侯宮制當異矣而泮為名則泮是其制故云泮之言半半水者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

疏義此在泮水見魯侯之來故首陳其事而就用采芹觀旂為相應之語也

大全本草曰水蘄一名水英可作蔬味甘○安成劉氏曰首草本其始而言魯侯與其衆至泮宮也三章以後然後言飲酒禴禘之事



麟按無不無天。鄭氏以臣之尊卑言。李氏以國之長幼言。通解  
矧有德有造。則亦長幼之義也。章法四句截然。前三章於第五  
句各作一紐。大約與大雅文王第二章以下規制相似。集傳旂  
叶其斤反。疏載大全依叶蒲審反。噦叶呼會反。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曾侯夾止。其馬蹻蹻。其音昭昭。  
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賦其事以起興也。蹻蹻盛貌也。和顏色也。

蘇傳好其顏色。和其笑語。未嘗有可怒也。教之而已。

呂記曹氏曰。猶夫子循々然善教人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其音昭昭。集傳遺此一句。解鄭氏謂僖公之  
德音者是也。故下面說載色載笑匪怒伊教。以見善於教人。此

色載笑。王氏以為洪範所謂而康而色者。亦是也。

麟按集傳昭々之繞反。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曾侯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  
順彼長道。屈此羣醜。

賦其事以起興也。弗是葵也。葉大如羊。赤圓而滑。江南人謂之  
尊菜者也。長道猶大道也。屈服醜衆也。此章以下皆頌禱之詞  
也。

孔疏在泮飲酒。謂召先生長者與之行飲酒之禮。

蘇傳六苟無其人。雖有其道。不能從也。苟無其道。雖有其衆。不  
能服也。是以顏公之難免也。

嚴緝曹氏曰。醜人有弗道。庶幾以為朝事之具。



通解詩人頌禱其君欲其服淮夷而必先言服本國者蓋必內治然後可外攘也

古義節宜維耐鯉為美又宜老人

麟按釋文節音卯徐音柳集傳老叶魯吼反古義有韻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祐

賦也昭明也假與格同烈祖周公魯公也

疏義祖以烈稱則文武之德可知其備矣魯侯信有文武之德以昭格之則能盡夫繼述之孝而福自我致矣此正以起下四章之意

麟按此章以下亦俱兩句一連四句一截說安成劉氏注化其

民孝其祖以享福祿不可依○古義德則職韻武祖枯唐韻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囚

賦也矯矯武貌馘所格者之左耳也淑善也問訊囚也囚所虜獲者蓋古者出兵受成於學及其反也釋奠於學而以訊馘告

故詩人因魯侯之在泮而頌其有是功也

孔疏馘獲也謂臨陣格殺之取其耳也囚生執而後虜之王制

云天子將出征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注云釋菜奠幣禮先師是將出則謀於學而後行反則禮先師以告克

嚴緝自此以下皆頌禱之詞非有實事







麟按集傳南叶尼心反古義心南侵韻皇揚陽韵訕功東韻  
角弓其觶東矣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斃既克淮夷孔淑不逆  
式固爾猶淮夷卒獲

賦也觶子健貌五十矢為束或曰百矢也搜矢疾聲也博廣大  
也無斃言斃勸也逆違命也蓋能審固其謀猶則淮夷終無不

獲矣

鄭箋徒徒行者御御軍者

蕪傳言兵戎精繕士卒競勸故能克淮夷甚善而不逆君子於  
是告之使益固其道庶幾淮夷可以盡得也

麟按本字子由說盡集傳說終稍異然無不內有盡字也孔泚  
不逆太全王注言無復作慝而順以服當定指淮夷不指魯侯

古義觶搜尤韻斃逆獲陌韻

○翻彼飛鵠集于泮林食我桑黠懷我好音懼彼淮夷來獻其琛

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興也鷄惡聲之鳥也黠桑實也懼覺悟也琛寶也元龜尺二寸  
賂遺也南金荆揚之金也此章前四句興後四句如行葦首章  
之例也

孔疏舍人曰美寶曰琛來獻其琛愬言獻寶其龜象南金還是  
賚中之別以其物貴特舉而言其獻非唯此等也漢書食貨志

云龜不盈尺不得為寶此言元龜之大者荆揚之州於諸州  
最處南偏又此二州出金今云南金故知南謂荆揚也禹貢徐  
州淮夷蠙珠泊魚則淮夷居在徐州貨唯珠魚而已其土不產



龜象其國不屬荆揚而得有龜象南金獻於魯者禹貢所陳謂常貢天子土地所出此則伐而克之暨以賂魯其國先得此寶以其國寶為獻非是淮夷之地出此物也

疏義鳩鴉惡鳥也而懷我以好音淮夷惡類也而來獻其所育則化惡為善矣

通解 嗣字與憬字相呼

古義黜說文云桑其之黑也其有黑白二種以黑者為美禹貢荆州九江納錫大龜象齒而貢荆揚二州皆有之

麟按蠙珠洎魚之洎書本作暨蔡傳及也蠙蚌之別名也珠為服飾魚用祭祀

泮水八章章八句

閟宮有恤實實枚枚赫赫美姒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穰植穉茂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稷奄有下土纘禹之緒

賦也閟深閟也宮廟也恤清靜也實鞏固也枚藁密也時

蓋修之故詩人歌詠其事以為頌禱之詞而推本后稷之生而

尚在第三章下及於僖公耳回邪也依猶眷顧也說見生民篇先種曰植後

種曰穡奄有下國封於郟也纘業也禹治洪水既平后稷乃播

種百穀

孔疏作者將美僖公追述遠祖上陳姜嫄后稷至於太王文武爰及成王封建之辭魯公受賜之命言其所以有魯之由故枚者細密之意故云藝密晉語及書傳說天子廟飾皆云斷其



材而馨之加石馬是馨密之事也○堯典云帝曰湯洪水方割是堯時洪水為災也思父之美后稷云粒我烝民是洪水之時民不粒食也生民云誕降嘉種者從上而下之辭是天神多與后稷以五穀也言天神與者以種之必長歸功於天非天實與之也禹能平水土稷能種穀二者俱以利民故謂之繼禹之事○重稼種穉生熟早晚之異稱耳非穀名先種曰植後種曰穉當謂先種先熟後種後熟但傳略而不言其熟耳七月傳曰後熟曰重先熟曰穉天官內宰鄭司農注云先種後熟謂之種後種先熟謂之穉是傳亦略而不言其種與此互相明也

呂記失氏曰閟宮者魯之羣廟也嚴緝闕宮止為僖公能脩寢廟張大其事而為頌禱之辭猶所

于之意

通解黍稷重稼三句是自已稼穡即誕后稷之穡一章之謂俾民稼穡以下是教民稼穡即誕降嘉種一章之謂

麟按此章閟宮二句一連赫赫三句一連無災二句一連此七句一截古義夾韻是生二句一連黍稷二句一連奄有下國二句一連此六句一截集傳福叶筆力反古義載韻有稷二句一連奄有下土二句一連此四句一截古義語韻奄有下國指其所受之國言奄有下土指其所教之地言

○后稷之孫實維大玉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武繼太王之緒致天之福于牧之野無競無虞上帝臨女教而之旅克威厥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為周室輔



王賦也。翦紛也。大主自翦徙居岐陽。四方之民咸歸往之。於是而  
王迹始著。益有前商之漸矣。屆極也。猶言窮極也。虞慮也。無貳  
無虞。上帝臨安。猶大明云。上帝臨安。無貳爾心也。敦治之也。咸  
同也。言輔佐之臣同有其功。而周公亦與焉也。毛成王也。叔父  
周公也。元子。魯公伯禽也。被開字居也。  
疏義。敦商之旅。猶言敵討之師也。此言武王諸臣。而周公在其  
中。

古義曰。克成厥功。所以為受封。張本也。建。鄭云。立也。元。毛云。首  
也。漢書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子父俱延。拜而受之。俾侯於魯。  
命為魯侯也。爵之為侯。則伯子男出其下矣。大開其居。非七十  
里五十里所等倫矣。為周室輔。見與國休息之意。

麟按集傳。野。叶上與反。功。叶居古反。前四句。以王商為韻。後十  
三句。以諸野女功子輔為韻。

○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  
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咸。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  
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

賦也。附庸。猶屬城也。小國不能自達於天子。而附於大國也。上  
章既告周公。以封伯禽之意。此乃言其命魯公而封之也。莊公  
之子。其一閔公。其一僖公。知此是僖公者。閔公在位不久。未嘗  
可頌。此必是僖公也。耳耳。乘從也。春秋錯舉四時也。武過。差也。  
成主。以周公有大功於王室。故命魯公。以夏正孟春郊祀上帝。  
配以后稷。牲用騂牲。皇祖。謂羣公。此章以後。皆言僖公致敬。郊



廟而神降之福國人稱頌之如此也

大全曹氏曰司常言日月為常王建之文龍為旂諸侯建之僖公雖僭郊禮而猶以龍旂承祀不敢全僭天子禮也明堂位乃曰魯公乘大路載弧韜旂十有二旒日月之常祀帝於郊則過矣○安成劉氏曰上言皇祖在右稷上則是指后稷為皇祖後言皇祖在周公下故知是指羣公

古義山川謂境內之山川也方一里為一井地方百里者積田萬井自是而上可以類推所謂錫之土由者也畿云賜之以小國之附庸使四鄰小國附屬之李氏云頌更魯之附庸也春秋之時有鄰國亦魯之附庸也愚按須句亦附庸徐云山川使主其祭土田使者其賦附庸使廣其封邑○魯之郊祀與大嘗禘

不知其所自始明堂位云成王以周公為首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韜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爵尊用黃目灌用玉瓚木圭薦用玉豆雕篚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鬯角用宛斝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枌而舞大夏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南蠻之樂於太廟言廣魯於天下也祭統云昔者周公且有勳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



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子孫慕之。至於今不廢。所以明周  
公之德。而又以重其國也。禮運篇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  
公其衰矣。祀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祀報其敢易其常古。是謂天假李氏  
云。禮記之書。如禮運。以為魯不當郊禘。如明堂祭統。以為魯當  
郊禘。其異同如此。當從禮運之說。揚慎云。成王命君陳。拳拳以  
遵周公之猷訓。為言猷訓之大。無大於上下之分。豈其命伯禽  
而首廢之哉。且襄王之世。衰亦極矣。猶不許晉文公之請。遂而  
謂成王不知襄王乎。况伯禽之賢。雖不及周公。然賢於晉文公  
遠矣。豈肯受之哉。禮又曰。成王康王賜魯重祭。成王既賜康王  
又何加焉。此蓋不能自掩其偽矣。然則魯之僭禮何始也。曰。魯

在春秋與魯頌。春秋桓公五年。書天雩。雩之僭始於桓也。閔二  
年。書曰。禘于莊公。禘之僭始於閔也。僖三十一年。書曰。四上。郊  
郊之僭始於僖也。魯頌閔宮三章。首言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  
之山川。土田附庸。無異典也。其下乃言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以  
及於皇皇后帝。皇祖后稷。蓋魯身伯禽而下十有八世。自僖公  
始有郊祀。而詩人頌之。則其不出於成王之賜。益明矣。魯之君  
目恐天下議已。乃借名於成王。伯禽以掩天下之口。象之陋儒  
諂佞。遂作明堂位。以文其過。甚矣其無忌憚也。  
麟按。上說魯之郊祭。不出於成王之賜。甚明。然即以為成王  
賜之。而伯禽受之。此篇亦本重廟祭郊。只陪說魯蓋自張其特  
典。愈連言之。觀上下文理可見也。龍游二句。斷依仲常詩說。子



先六帖。明詩通。三郊祭。說明堂位。既有乘大路。旂十二旒。日月之常祀。帝於郊之文。徐幹中論亦云。魯以龍旂九旒祀帝於郊也。六世又云。郊特牲。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此尤龍旂祀帝之明證。且歷觀兩漢以來。詞賦表箋。其言宗廟之祭。從無道及車旂儀衛之盛者。每至郊祀。則纏繞不休。詳其文體。亦本諸此詩耳。但詩既云龍旂。而不及日月。則依曹氏說。不添為正。蓋建龍旂以別日月期。孟春以興。及至。猶是僭禮之中。小下處。不必逐項俱擬。天子也。其陪說語。氣則云。我公。平日嘗舉郊祭。龍旂。六轡儀衛甚都矣。今將廟而廟祭。又豈春秋匪解。享祀不忒。是故皇皇后帝。以主之。皇祖后稷。以配之。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而周公與皇祖亦將。

來。福也。既字亦字。抑揚本甚明。亦不必郊廟平說。以失大指。集傳多叶章後。反古義。東庸東韻子耳。紙韻忒。稷職韻犧宜。多支韻。祖女語韻。

○秋而戴嘗。夏而福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魚。戴羹。道宜。太。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彌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兩如陵。

賦也。嘗。秋祭名。福衡。施於牛角。所以止觸也。周禮。封人云。凡祭飾其牲。牲設其福衡。是也。秋將嘗。而夏福衡。其牛言夙戒也。白牡。周公之牲也。騂剛。魯公之牲也。白牡。殷牲也。周公有三禮。故不敢與文武同。魯公則無所嫌。故用騂剛。犧尊。畫牛於尊腹也。或曰。尊作牛形。鑿其背以受酒也。毛魚。周禮。封人祭祀有毛魚。



之豚注云爛去其毛而魚之也哉切肉也羹大羹鉶羹也大羹  
太古之羹清煮肉汁不和盛之以登貴其質也鉶羹肉汁之有  
菜和者也盛之鉶鼈故曰鉶羹大房半體之俎足下有跗如掌  
房也萬舞名震騰驚動也三壽未詳鄭氏曰三卿也或曰頌公  
壽與江陵等而為三也

孔疏更說廟祭之事將拉秋為嘗祭夏已福衡其牛其所養者  
是白色之牲與赤色之特盛酒之鬼有犧尊將將然而盛美也  
其饌則有以夾去其毛而魚之豚又有切肉之載與木羹鉶羹  
其食器有竹籩木豆又有大房之俎鼎俎既陳籩豆已列於是  
執事咸而為萬舞洋洋然衆多禮樂不愆祭祀得所孝孫傳公  
於是而慶賜之榮使汝得福熾盛而昌大使汝年命長壽而減

善安於彼東方之國魯邦是其常有其堅固如山不可虧損不  
可崩落其安靜如川不可震動不可乘陵國之三壽考之卿與  
作朋友君且相親國家堅固如同如陵也○福衡謂設橫木於  
角以福迫此牛也地官甸人云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福衡注  
云福設於角衡設於鼻如瓶狀也福衡為一丈十一年公羊  
傳云魯祭周公何以為牲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牝羣公不毛  
何休云白牲殷牲也周公死有王禮嫌不敢與文武同也不以  
夏黑牲者嫌改周魯公諸侯不嫌也故從周制說十云牝特也  
白牡謂白特騂牝謂赤特也阮謏禮圖云犧尊飾以牛象尊飾  
以象於尊腹之上畫為牛象之形王肅云將將盛美也大和中  
魯郡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為尊然則



象尊尊為象形也。大羹，鉶羹者，以特牲士之祭祀，尚有大羹，鉶羹故以此羹兼之。羹也。大房與豆同文，則是祭祀之器。鉶之名，房者，唯俎耳。故知大房，半體之俎。明堂位曰：俎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楛，殷以楛，周以房俎。注云：梡，斷木為之，足而已。楛，謂中足為橫，距之象。楛，謂曲撓之也。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間，有似於掌房，故是俎稱房也。周語云：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卒飲，則有房烝。燕饗，則有殺烝。如彼文次，全烝謂全載牲體，殺烝謂體解節折，則房烝是半體可知。言禘郊，乃有全烝，宗廟之祭，唯房烝耳。故舉大房而言也。昏禮：婦饋舅姑，特豚合升，側載。注：右胖載之，舅俎左胖載之，姑俎是俎載半胖之事也。洋洋，舞者之貌。魯以八佾舞，周公故美舞者衆多。

嚴緝爛，徐廉反，字亦作燂燂。湯中淪為萬舞，二舞之總名。爨以為千舞，今不從。

大全孔氏曰：羣公不毛，不純色也。

通解：觸則瘠，故福衡以止其觸。毛魚之豚，封人注：爛去其毛而魚之，以備不珍也。載，切肉。曲禮曰：凡進食之禮，左載右載。注：肉帶骨曰載。通句切曰載。

六帖：羣豆之陳，周公之事十六。羣公之事十二。○舊以俾爾亦句對三壽二句，詳文勢，則各四句為載，不虧二句屬下，止與國陵相似。

麟按：集傳，衡叶戶郎反，羹叶羣當反，慶叶扶羊反。六帖通章，下韻古義，嘗衡剛將羹房，洋慶昌，臧方常，陽韻崩騰，朋陵，蒸韻。



言詩經 卷二十一 三

公車千乘朱英綠滕二千重弓公徒三萬貝冑朱纁赤徒增增  
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  
台背壽考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者壽無有言  
賦也千乘大國之賦也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甲士三人左持  
子右持矛中人御步卒七十二人將軍車者二十五人千乘之  
地則三百六十里有奇也朱英所以飾矛綠滕所以約弓也二  
千乘者首矛也車弓備折壞也徒步卒也三萬舉成數也車千  
乘法當用十萬人而為步卒者七萬二千人大國之賦適滿  
千乘者盡用之是舉國而行也故其用之大國三軍而已三軍  
為車三百七十五乘三萬七千五百人其為步卒不過二萬七  
千人舉其中而以成數言故曰三萬也貝冑貝飾冑也朱纁所

以綴也增增衆也戎西戎狄非狄膺當也荆楚之別號舒其與  
國也懲艾承懲也倍公嘗從齊桓公伐楚故以此美之而祝其  
昌大壽考也壽考與試之義未詳王氏曰壽考者相與為公用  
也蘇氏曰願其壽而相與試其才力以為用也  
孔疏公之兵車有千乘矣車上皆有三人右人所持者朱色之  
英左人所持者綠色之繩此朱英綠色者是二千重弓也又公  
之徒衆有三萬人矣以貝飾冑以朱繩綴之進行之時增增然  
衆多車徒既多甲兵又備西戎北狄來侵者於是以此膺當之  
荆楚羣舒叛逆者於是以此懲創之軍之所征性無不克則無  
有於我倍公敢禦止之者

大全華谷嚴氏曰魯頌多奉天之詞曰千乘曰三萬不必求其

詩經卷二十一 三



言言言  
數之盡合也。○安成劉氏曰：勝如緹勝之勝。○孔氏曰：貝者水  
蟲甲有文章，謂班整以貝為飾。說文云：緹，綫朱緹赤綫也。僖  
四年公會齊侯等伐楚，楚一名荆舒，是楚之與國，故連言荆舒。  
其伐我狄則無文。○三山李氏曰：泮水美僖公能服淮夷，皆無  
是事而美之，則膺我狄懲荆舒未必不如其服淮夷也。蓋祝頌  
之詞例如此。○安成劉氏曰：荆者楚之本號，蓋以荆山而得名。  
春秋莊公十年始畫荆以正其夷狄之號，至僖公元年乃改稱  
楚。四年僖公從齊伐楚，遂盟召陵，僖公雖不得專其功，而詩人  
之詞容有益美，讀者當不以詞害意。○曹氏曰：老壽者相與試  
用，則不特三壽作朋而已，所用皆老成人也。○考索曰：此詩曰  
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復周公之室，與夫萬有千歲，耆壽無有

害，皆是祝頌之詞，若非祝頌之詞，則是僖公果萬有千歲乎。○  
華谷嚴氏曰：萬有千歲猶曰千歲萬歲也。○安成劉氏曰：此章  
承前章祭祀獲福之意，而美公以武功祝公以福壽也。  
麟按：集傳前一段乘叶棟慶反，子叶姑與反，綬叶息稜反，與勝  
增膺懲承俱一韻也。後一段熾富皆試大艾歲害亦俱一韻。然  
前段以各三句為一連，一二三與四五六以單徒平對七八九  
總承後一段，仍兩句一連，四句一截亦平對。  
○泰山巖巖魯邦所譽，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  
莫不率從，魯侯之功。  
賦也。泰山魯之望也，魯與豎同，龜蒙二山名，荒奄也，大東，極東  
也，海邦近海之國也。

也海邦近海之國也  
賦也泰山魯之望也魯與豎同龜蒙二山名荒奄也大東極東也



大全孔氏曰泰山在齊魯之界其陽則魯其陰則齊二國皆以  
 為望也。○廬陵羅氏曰郡國志泰山郡博縣有龜山蒙陰縣有  
 蒙山在西南。○孔氏曰春秋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謂龜山  
 之北田也。論語說顛史云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是魯之境内  
 有此二山故言奄者。○曹氏曰龜則鄆之龜山蒙則費之東蒙  
 山淮夷來同則淮浦諸夷在魯之南者同來會盟莫敢不率循  
 而順從也。○安成劉氏曰此亦承上章祭祀獲福之意而言顛  
 公治其境内以服遠國也。遂荒以下皆期望之詞下章放此  
 麟按古義巖音覃韻蒙東同功東韻亦兩句一連四句一截  
 ○保有是釋遂荒徐宅至於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  
 莫敢不諾魯侯是若

賦也危釋二山名宅信也。○鄭祭國也。諸應辭若順也。○泰山龜  
 蒙是釋魯之所有其餘則國之東南勢相連屬可以服從之國  
 也。○  
 大全三山李氏曰魯賁徐州澤陽孤桐此釋即澤陽也。○廬陵  
 羅氏曰地里攷異危山在兗州鄆縣東南三十里澤山一名鄆  
 山在鄆縣南二十二里。  
 古義按危釋皆鄆地鄆古鄆國左傳邾文公遷于澤宣十年伐  
 邾取澤即此澤也。京相璠云澤邑依澤山為名水經注云山東  
 西二十里高秀獨出積石相臨殆無土壤石間多孔穴洞達相  
 通往往有如數間屋處其俗謂之澤孔邾本魯附庸國至孟子  
 時魯穆公改曰鄆此詩言保有是釋者謂能保有附庸之國不



為強大所吞併不獨奄及東蒙而已徐宅謂宅於徐州之地者即徐戎也

麟按嚴詩緝於下章云奄有龜山蒙山遂荒奄極東之地至於近海之國淮夷舊不服者亦內向而不為異莫不相率而順從是魯侯之地也此章云又安有是山嶧山遂荒奄徐州之居至於近海之國若淮夷也南夷之蠻也東夷之貊也又及彼南方之夷荆楚也莫敢不相率而順從莫敢不應諾其命令唯魯侯之是順皆願之之辭也於中料理地理節次甚明古義釋宅貊陌韻諾等藥韻其五六句及彼南夷莫不率從無叶六帖云末四句連三句無韻連三句用韻亦無可奈何之辭也豐氏本石經莫不率從作同不來格則其說每有此附會矣此章亦兩句

一連四句一截

○天錫公純嘏純嘏者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曾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社黃髮兒茲

賦也常或作嘗在降之菊許許田也魯朝宿之邑也皆魯之故地見侵於諸侯而未復者故魯人以是願僖公也令妻令善之妻聲姜也壽母壽考之母成風也閔公八歲被弑必是未娶其母叔姜亦應未老此言令妻壽母又可見公為僖公無疑也有常有也兒茲茲落更生細者亦壽徵也

孔疏諸侯有大德受采邑於京師為將朝而宿焉謂之朝宿之邑魯以周公之故成王賜之許田春秋之時魯不朝周邑無所用而許田此於鄭國鄭有枋田地勢之便而與鄭易之桓元年



鄭伯以璧假許田。公羊傳曰：許田者何？魯朝宿之邑也。此魯朝宿之邑，曷為謂之許田？許田，許國之許也。常字，詩本或有作嘗字者。常邑在薛之傍。六國時，齊有孟嘗君，食邑於薛，以其居薛邑而號孟嘗君，則嘗在薛傍，共為一地。

蘇傳齊有孟嘗，豈為許所侵與？

呂記孔氏曰：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桓公以許與鄭。疏義：朝會止宿之邑，在天子之郊。

大全曹氏曰：嘗，先嘗屬魯。○安成劉氏曰：此章稱願，僖公享壽，富康寧之福，有夫妻子母之樂，皆承前章祭祀獲福之意也。

古義：愚按管子小匡篇云：桓公曰：吾欲南伐，何？管子對曰：以魯為主，反其侵地，常潛常潛二地名，當即此常也。常先為齊所

併，故欲僖公復之。正不必破常為嘗耳。然常齊語，又作嘗，而其地不知所定，是通作棠。春秋隱公觀魚于棠，會戎于潛，其為此二地明矣。許鄭云許田也。許田近許之田，括地志云：在許昌縣南四十里，有魯城，周公廟在其中。左傳：隱八年，鄭伯請以泰山之祊易許田。桓元年，鄭伯以薛假許田。杜預云：成王營王城，有遷都之志，故賜周公許田，以為朝宿之邑。後世因而立周公別廟。

麟按：此章舊以純嘏句作二頭，而下七句實足此最俗說之可厭者也。亦正以兩句一連說落為嘗耳。鄭氏曰：純大也，受福曰嘏。嘗壽以保魯，豈非公之福之尤者？此兩句只主天錫說為一項。居常二句主復侵地為一項。魯侯二句主宮闈之樂為一項。



言紹詩名  
卷二十一  
一節  
一節

宰大夫，下句主得，以保邦為一項，既多，二句主膺福，而又有  
壽徵，特享於無窮，為一項，各尋頭腦，則各有趣味，不必曰某處  
貫某處也。集傳母叶滿委反，有叶羽已反，六帖通章一韻，古義  
設魯許字，鷹韻喜母以下，紙韻。

○祖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楠有寫，路寢孔碩，  
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

賦也。祖來，新甫二山名，八也。曰尋，為大貌，路寢，正寢也。新廟，僖  
公所修之廟，奚斯，公子魚也。作者，教護屬功，課章程也。曼，長碩  
大也。萬民，是善順萬民之望也。

孔疏，楠之與楸，是椽之別名，莊二十四年，刻桓宮楠，謂刻其椽  
也。為是楠狀，故為大貌。閔二年，慶父出奔莒，左傳曰：以賂求於

仲，千首，首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  
之聲也。乃縊，是奚斯為公子也。如傳文，蓋名魚而字奚斯，奚斯  
所作，謂為之，主帥，教令，千匠，監護其事，屬付功役，課其章程，而  
已，非親執斧斤而為之也。

大全廬陵羅氏曰：地理攷異，祖來在兗州乾封縣，新甫在汶陽  
縣。慶源輔氏曰：九章則本其所以作，是頌者言之，取木於二  
山，所以度之，或長或短，而松之為椽，楠者猶綿然而大，則其為  
梁為柱者可知。既成廟後之正寢，又甚宏大，則僖公所修之廟  
大矣。又言其教護屬功，董其功役之人，而曰此實奚斯所作，其  
制度甚長，且大，以順萬民之望也。有所興作而不順民心，則興  
怨讟矣。安能致彼如斯之頌禱哉。○安成劉氏曰：此章復詳言

詩經卷之二十一  
一節  
一節



修廟之事與篇首兩句之意相首尾也

麟按集傳栢叶通莫反尺叶尺約反烏叶七約反兩碩字俱叶常約反葉叶弋灼反當通章一韻六帖同然前六句以栢尺碩叶後四句以作若叶各如字讀似直

闕宮九章五章章十七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

內第四章脫二句舊說八章二章章十七句一章十二

句一章三十八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多寡不均雖

亂無次蓋不知第四章有脫句而然今正其誤

大全新安胡氏曰竊謂闕宮是依倣殷武而作殷武首言

高宗伐荆楚次言侯國服從方及於壽考且寧遠結之以

作寢廟朱子釋廟中之寢所以安高宗之神得之矣闕宮

首原僖公家世次及承祭祀攘夷狄復境土極頌其壽考

亦遠結之以作新廟與殷武如出一手特殷武簡而嚴闕

宮張而夸耳故朱子於殷武之末謂與闕宮章文意略

同但先儒因此詩服淮夷蠻貊等事春秋所不載皆不能

無疑故黃氏以為未然之期望朱子以為頌禱之詞也

古義三百五篇之中以一百二十句成篇者僅見於此

魯頌四篇二十四章二百四十三句

詩經說約卷之二十七終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詩經說約卷之二十八

大倉顧夢麟纂述

常熟楊 彛泰訂

商頌四之五

契為舜司徒而封於商。傳十四世而湯有天下。其後三宗迭興及紂無道為武王所滅。封其庶兄微子於宋。脩其禮樂以奉商後。其地在禹貢徐州。泗濱。西及豫州盟津之野。其後政衰。商之禮樂日以放失。七世至戴公時。大夫正考甫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大師歸以祀其先王。至孔子編詩而又亡其七篇。然其存者亦多闕文疑義。今不敢強通也。商都毫。宋都商丘。皆在今應天府亳州界。





孔疏毫是湯之所居及紂滅之時則在朝歌非復毫也成湯之初以商為號及盤庚遷於殷以後或呼為殷故名序云盤庚五遷將治毫殷注云商家改號曰殷玄易云殷受命咸宜殷武云捷彼殷武是其兼稱殷也雖或稱殷不是全改商號故大明云殷商之旅蕩云谷汝殷商皆取前後二號而雙言之是其不全改也○堯以契為司徒又封商國子孫則當世為諸侯或入列王官國語云玄王勤商十四世而興殷本紀云契卒子昭明立卒子相土立卒子昌若立卒子曹圉立卒子冥立卒子振立卒子微立卒子報丁立卒子報乙立卒子報丙立卒子主壬立卒子主癸立卒子天乙立是為成湯是從契至湯為十四世也○禹

貢徐州云泗濱浮磬豫州云導濬澤被孟豬地理志云孟豬澤在梁國睢陽東北是孟豬在豫州地理志云宋地今之梁國在楚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都之須昌壽張皆宋分也據時驗之是宋之封域東至泗濱西至孟豬也○微子為商之後得行殷之禮樂明是商頌皆在宋矣於後不具明是政衰而失之那序云微子至於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是散亡商之禮樂也史記宋世家云微子啓卒弟仲衍立卒子宋公稽立卒子丁公申立卒子湣公共立卒弟煬公熙立湣公子鮒祀煬公而自立是為厲公卒子釐公舉立卒子憲公黶立卒子哀公立卒子戴公立自微子至戴公凡十君除二及餘八君是微子之後七世至戴公也世



家又云惠公四年周宣王即位戴公二十九年周幽王為  
天戎所殺考較其年宣王以戴公十八年崩是戴公當宣  
王時也○以周用六代之樂樂章固當有之故得有商頌  
也然則自夏以上周人亦存其樂而得無其詩者或本自  
不作或有而滅亡故也此商頌五篇自是商世之書由宋  
而後得有

大全孔氏曰契為司徒有五教之功乃賜姓曰子而封於  
商○釋文曰商者契所封之地名湯有天下遂以為國名  
○安成劉氏曰湯後九世至天戊而商道興廟號中宗大  
戊後十三世至武丁商道復興廟號高宗武丁再傳而至  
祖甲所謂三宗特興也蓋商人宗之皆為百世不遷之廟

故周公作無逸歷舉言之但祖甲親盡之際適以國亡故  
未有宗號也歟○吳氏曰武王克殷封武庚於般墟封微  
子於宋及武庚叛成王殺之始即微子已封之宋建之為  
正公以奉湯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孔氏曰正考甫生  
孔父嘉孔父嘉生木金父木金父生初父初父生防初防  
叔遷魯為防大夫故曰防初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  
紇生仲尼則正考甫是孔子七世之祖○應天府今改歸  
德州隸河南亳州今亳縣屬直隸鳳陽府潁州  
麟按孔氏疏除二及餘八君是微子之後七世至戴公太  
全云除二兄弟同七外七世至戴公也較明先聖世系據  
春秋貫注宋魯公生弗父何何生宋父周周生世父勝勝



生正考父。正考父生孔父嘉。嘉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畢夷。父。畢夷父生防叔。避華氏亂奔魯也。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為陬邑大夫。魯縣東南莒城是也。紇與紇生長子孟皮。孟皮生子蔑。孔忠。次子仲尼。孔某其生伯魚。孔鯉。鯉生子思。孔伋。伋生子上。孔白。弗父何。宋濬公太子。以國讓弟厲公。四世孫嘉字。孔父其孫以字為孔氏。宋濬公即孔疏濬公。子洽通魯。又作閔公。魯詩世學又云。契初封商。自辛子日孫立。是為昭明。昭明卒。子木立。是為相土。夏王啟進為商侯。然昭明相土又各有名。進伯為侯。則所謂商益失之說也。子微是為上甲。少康中興。追為商公。報丁名。鬲報丙名。阜主壬名。弓主癸名。田天乙名。履俱見魯詩。

世學。然無報乙。其宋哀公名。箕戴公名。承世父。昧又云。世字。子勝。子勝生正。正考父考父生嘉。字。孔父。孔父生木。字。金父。金父生孔。畢夷。字。初父。初父生孔。防叔。防叔生孔。伯夏。伯夏生鄭。小紇。亦見魯詩。世學。又按世本古義。弗甫何。生宋父。宋父生正考甫。則本無世父。勝。木金父生初父。初父生防叔。即似畢夷父。又曰。初父也。豈即字初父。而畢氏訛為初父。與。詩緝。張子曰。商頌之詞。料語類。商頌。簡與。又曰。商頌之辭。自是與古。六帖。看商頌。要得其精。淡。處。又按古義。自契初封商。曾連子云。在大華之陽。皇甫謐云。今上維商是也。即今陝西西安府之商州。以地有南山。故得商名。契生昭明。遷厥石。事見世本。其地不知所在。昭明。







殷五也。孔甲之時，復處商丘六也。及湯自商丘遷亳，不過七遷耳。然古今相傳，皆謂偃師、穀熟，皆湯所都，而景亳則湯會諸侯之處。是謂三亳。皇甫謐云：蒙北亳也，穀熟南亳也。偃師西亳也。蒙即景亳，與穀熟相近。果湯曾都三亳，則信有八遷矣。然二亳遷居之先後，則經傳無文。嚴粲謂湯自南亳遷西亳，似為可信。蓋三亳中南亳北亳相去其近，北亳在今商丘北五十里，地有景山，故謂之景亳。南亳在今商丘東南四十里，竹書載湯於桀十五年遷亳，又書二十八年昆吾氏伐商，商會諸侯於景亳，則知景亳實在商封內。不然國既被伐，何得越境以會諸侯乎？水經注云：關駟曰：湯都偃師，皇甫謐以為考之事實，學者失之。如

子之言湯居亳，與葛為鄰，是即亳與葛比也。湯地七十里，葛又伯耳，封域有限，而寧陵去偃師八百里，不得童子饋餼而為之耕。今梁國自有二亳，南亳在穀熟，北亳在蒙，非偃師也。愚謂寧陵與商丘接壤，皇甫謐解湯居亳之義，是矣。若謂湯未嘗都偃師，則又不然。以書序從先王居之文觀之，先王孔安國以為植帝營也。今按其書篇名曰：帝告虢，次告當，是通作營。營之言來，蓋謂從帝營而來，居於汭土云耳。孔說非謬，而水經注言帝營之墟在禹貢豫州河雒之間，今河南偃師城西二十里，尸鄉亭是也。使湯不都偃師，何得云從先王居？又孔穎達引中候格予命云：天乙在亳東觀，在雒，鄭玄亦云：今河南偃師縣有湯亭。地理志又



謂尸鄉殷湯所都然則湯之居偃師明矣偃師乃周名以  
周武王克商偃息師徒於此其初名為西亳當是成湯命  
之湯之創業實始於亳故曰朕哉自亳後雖遷居囂墟而  
不忘其所以自始故亦呼之為亳耳三亳惟亳為本名地在  
商丘故湯有天下尚仍商舊號若景亳則本名殷地在北  
蒙特以其近亳故曰景亳又曰北亳當上甲父子之世所  
謂遷於殷者即景亳也以竹書證之自成湯居亳之後歷  
外丙仲壬太甲沃丁小甲小乙維已大戊个君皆仍居亳  
至仲丁始遷於囂墟外壬而河章甲自囂遷於相繼之相  
乙元年自相遷於耿二年祀於耿自耿遷於庇歷祖辛開  
甲祖丁皆居庇及南庚二年遷於奄歷陽甲而盤庚至十

四年自奄遷於北蒙曰殷書盤庚篇所謂先王恪謹天命  
不常厥邑於今五邦者合指相耿庇奄而言也自相以下  
疑皆在河北至盤庚始遷河南書所謂惟涉河以民遷者  
史記惟言仲丁遷囂河章甲居相相乙遷邢與竹書小異  
然要之竹書為最矣竹書稱北蒙曰殷於此始知殷之所  
在殷又名北亳故書數言盤庚五遷將洛亳殷孔安國謂  
殷者亳之別名是也而後人皆言盤庚四遷在河南偃師  
誤矣湯在殷以會諸侯而不都殷故不更國號盤庚遷都  
殷實上甲微舊蹟因而更號曰殷其後歷小甲小乙以及  
武丁又傳四世至庚丁皆居殷及庚丁之子武乙始去殷  
遷河北



荷與那與置我執鼓奏鼓簡簡柷我烈祖

賦也。荷，歎詞。那，多置。陳也。簡，簡和。大也。柷，樂也。烈祖，湯也。記曰：商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即此是也。舊說以此為祀成湯之樂也。

疏義此一節專以鼓言，蓋鼓者衆音之主，故先言之。又禮記注云：執所以節樂，樂由執而成，獨稱執鼓成以此也。始而置之既乃奏之，言之節也。○臭味成未用灌也，味成未用牲也。

輯錄詁語見郊特牲。陳氏曰：牲未殺則未有臭味。○安成劉氏曰：凡聲屬陽，故曰樂由陽來。商人祭祀尚聲，所以先求諸陽者也。

通解此節是將祭之時奏鼓。鼓字兼執鼓。殷人之祭必先作樂三終，然後出而迎牲於廟門之外。此是欲以此樂之聲音號呼而詔告於兩間，庶幾其聞之而來格來享也。

古義鼓祖馨韻

湯孫奏假，絜我思成。執鼓淵淵，聿享管籥。既和且平，依我格藝。於赫湯孫，穆穆厥聲。

湯孫，主祀之時王也。假，與格同。言奏樂以格於祖也。絜，安也。思成，未詳。鄭氏曰：安我，以所思而成之人，謂神明來格也。禮記曰：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飪，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齋者。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愀然必有聞乎其歎。

詩經卷之

卷之

卷之



息之聲。此之謂思。成蘇氏曰。其所見聞本非有也。生於思耳。此二說。近是。蓋齊而思之。祭而如有所見聞。則成既久矣。鄭注頗有。鬼誤。今正之。淵淵。深遠也。嘒嘒。清亮也。鼗。平聲也。堂上升歌之樂。非石磬也。穆穆。美也。

疏義。鼓為衆音之主管。則樂之小者舉此二者。則餘樂在其中矣。○赫。有光輝貌。升歌下管。其音難諧。而八音之中。磬尤難諧。今者作樂降神。而堂下之樂。與堂上之磬相諧。如此。赫赫然。湯孫爾之樂。可謂甚美矣。極其稱贊之也。

大全廬陵歐陽氏曰。自大甲以下。至紂。皆可為湯孫。但不知所斥者何耳。○案成。劉氏曰。既言管磬。又言鼗。鼗。又言穆穆。厥聲。盛稱聲樂。見商人之尚聲。連叶三聲字。又見商人之。

通解此節對上看。則方祭之時。正三闋之後。迎牲以祭。時事。靴鼓以下六句。即謂奏假之樂。非兩負。

六帖。波此相濟。曰。高下通均。曰。平。○磬。最和平者。玉磬。清越。以長聲。有定準。諸聲。則可以人力。高下。故依磬聲。則為和平。○思成。二字妙。可見古人之祭。非是具文。真是祖孫一氣。如將見之也。緩字亦佳。思而不成。則不能安成。則安矣。

古義陳際泰云。商人尊鬼。而尚聲。聲召風。風召氣。氣召神。然神懼其雜。而集焉。則有湯孫之思矣。思者。氣之精者也。鬼神非其類也。不至心。有精氣。而借聲以召之。神無不格格者。又烈祖已焉。絃我思成。信哉其絃也。與成聲聲聲。唐韻。

庸鼓有數萬舞。有奕我有嘉賓。亦不夷憚。



甯鐘通致致然盛也奕奕然有次序也蓋上文言鞀鼓管籥其  
聲依堂上之王聲無相奪倫者至於此則九獻之後鐘鼓交作  
萬舞陳於庭而祀事畢矣嘉賓先代之後來助祭者也夷悅也  
亦不夷懌乎言皆悅慳也

疏義惟大享先王九獻○祭將軍時樂盛作如楚茨言鐘鼓既  
戒鼓鐘送尸亦其一徵也

太全濮氏曰周人之樂執籥秉翟者文舞也朱子王戚者武舞  
也萬舞二舞之總也故邶風有公庭萬舞魯頌有萬舞洋洋春  
秋建子石有振萬蓋時王樂也諸侯卿大夫士所得同用之特  
自八以下倍數有等第耳今言萬舞有奕正謂文武迭用而有  
序豈天下未為周而是舞之名已見於前代乎○安成劉氏曰

周制宗廟九獻之次尸未入前王裸於奧以降神一獻也后亞  
裸二獻也尸入薦血腥後王酌泛齊獻尸所謂朝踐三獻也后  
酌醴齊亞獻亦為朝踐四獻也薦醴畢王酌盞齊獻尸五獻也  
后酌緹齊亞獻六獻也皆所謂饋獻也尸乃食訖王更酌朝踐  
之泛齊以酌尸所謂朝獻七獻也后更酌饋獻之緹齊以亞酌  
所謂再獻八獻也又有諸臣為賓者之一獻凡九也若商之九  
獻則未有考○豐城朱氏曰湯孫奏假緹我思成始焉入固因  
樂以致其感格之效也於赫湯孫穆穆厥聲終焉樂固因而  
成其和聲之美也至於鐘鼓之數數然而盛也萬舞之奕奕然  
有次序也則不特幽有以感乎神而嘉賓在位亦無不夷懌者  
矣獨言嘉賓者尊之也



古義毀奕客擇陌韻

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時溫恭朝夕執事有恪恪

恪敬也言恭敬之道古人所行不可忘也閔馬父曰先聖王之

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曰在昔昔曰先民

疏義祭將畢而思古人之敬蓋恐禮行既久而式有愆也事有

終始敬無間斷於此可見

通解注古人所行行字正先民有作作字下二句皆有作底事

言恭敬之道古人所行正解本文不可忘也意在言外

麟按此一節正欲說却不盡故佳古義作恪藥韻

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將奉也言湯其尚顧我烝嘗哉此湯孫之所奉者致其丁寧之

意庶幾其顧之也

疏義神不歆非類故曰此湯孫之所將也則祖孫之間精神相

感其享之也必然矣

麟按古義嘗將陽韻詩一章而為五節蓋皆以顧為界也然際

落適當爾益可信余音叶轉折之說

那一章二十二句

閔馬父曰正者甫較商之名頌以那為首其輯之亂曰云

云即此詩也

孔疏正考父考較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以那為

首魯語文也韋昭云名頌頌之美者

大全國語魯語注閔馬父魯大夫



嗟嗟烈祖有秩斯祐申錫無疆及爾斯所

賦也烈祖湯也秩常申重也爾主祭之君蓋自歌者指之也斯  
所猶言此處也○此亦祀成湯之樂言嗟嗟烈祖有秩秩無窮  
之福可以申錫於無疆是以及於爾今主之所而修其祭祀如  
下所云也

太全安成劉氏曰頌詩所以美盛德告成功而皆自歌士以導  
達主祭者之意也歌士自以身而指主祭者則曰爾自先祖之  
身而指主祭者則曰湯孫自主祭者之身而言則曰我曰予立  
言雖殊所指之人則一如上篇所稱亦然也又如周頌雖詩既  
稱天子則固自歌士之身而指主祭者矣下文又稱孝子亦若  
此詩稱湯孫也又稱予稱我亦若此詩稱予我也○華谷嚴氏

曰補傳云言烈祖而云嗟嗟以簡朴故也若周頌則言於穆於  
皇近於文矣○東萊呂氏曰及爾斯所言流慶無窮今方於爾  
之所其後猶未艾也所謂申錫無疆○豐城朱氏曰成湯以盛  
德而受天命故有秩秩無窮之福可以申錫於無窮爾後人所  
以得入烈祖之廟以奉烈祖之祭者是即其福之所及也言此  
以起下文之意

古義祐所塵韻

既載清酌賚我思成亦有和羹既成既平既假無言時靡有爭綏  
我眉壽黃耇無疆

酌酒賚與也思成義見上篇和羹味之調節也戒夙戒也平猶  
和也儀禮於祭祀燕享之始每言羹定蓋以羹熟為節然後行

詩經說約

卷二十八

頌

成



禮定即戒平之謂也。酸中庸作奏正與上篇義同。蓋古聲奏族相近。族聲轉平而為駿耳。無言無爭。肅敬而齊一也。言其載清酌而既與我以思成矣。及進和羹而肅敬之至。則又安我。又眉壽黃耆之福也。

大全曹氏曰清酒冬釀夏成和羹釀羹也。○鄭氏曰和羹者五味調心熟得節也。○朱子曰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大射儀公食大夫禮少牢饋食皆曰羹定。鄭氏曰定猶熟也。○廬陵李氏曰不敢預勞賈故以羹定為速賓行禮之節。○東萊呂氏曰清酌和羹皆言祭之始也。○慶源輔氏曰先酒而後羹亦其序也。無言則是肅敬無爭則是齊一。是乃諸福之所會也。○廬陵歐陽氏曰上言既載清酌下文亦有和羹乃是直陳祭時酒與羹

兩而執事總無誼諱又不友侵其職位以見在廟之人皆肅敬而舉動得禮所以神明錫以眉壽黃耆之福也。

古義賚說文云賜也思成義與那篇同賚我思成者王肅云先祖賜我思之所欲成也。孔穎達云神靈來至我孝子所思得成也。蔡汝楠云賚我思成所謂有其誠則有其神謝顯道云祖考之精神只聚於已之精神荀悅云酸鹹甘苦不同嘉味以濟謂之和羹曹氏云釀羹也。按釀羹肉味之有菜和者以其成之釀器謂之釀羹有司徹篇所云羊羹豕羹所以盛羊豕肉之羹者也。既戒既平者嚴粢云其事既戒謹而不苟其味既和平而適宜。眉壽以眉言黃以髮言耆以面言是三者皆壽徵也。解俱見南山有臺篇言廟中之人既皆能致其誠敬舉動得禮如此。



無乎烈祖。綏我湯孫。以曾壽黃。若之福。至於無有疆竟也。

麟按注及進和羨進字。即中庸作奏。奏字也。以此解為直提。不

必依疏義。如上篇奏假解。又增一層。成平爭字本相叶。集傳云。

成叶音常。平叶音旁。爭叶音章。者以就疆字也。然今古叶七陽。

小康本轉用。不足異。○無言無爭。或分主祭助祭。言如歐陽說。

及古義則專指助祭。言蓋毛鄭訓駁為總。相仍如此耳。今疑只。

渾成言之。尤妙。

約載錯衡。八鸞。鶴鶴。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矢降康。豐年穰穰。

來假。來饗。降福無疆。

約載錯衡。八鸞。見采芑篇。鶴鶴。見載見篇。言助祭之諸侯。乘其車。

以假以享。於祖宗之廟也。溥。廣。將。大也。穰穰。多也。言我受命既。

廣大而天降以豐年。黍稷之多。使得以祭也。假。之。而祖考來假。

享之。而祖考來饗。則降福無疆矣。

疏義降神曰假。獻神曰享。即上文載清酏。進和羹之事也。○此

詩三。無疆。申錫無疆。前白之福。及于今。黃耇無疆。今白之福。及

于後。皆言及也。降福無疆。則因感格祖宗之易。而見今白之福

甚大耳。福之大者。亦可謂之無疆矣。

大全慶源輔氏曰。約載錯衡。八鸞。鶴鶴。總言助祭之諸侯。那則

專言先代之後耳。○曹氏曰。諸侯助祭者如此。是我之受命。大

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也。○東萊呂氏曰。豐年穰穰。言時

和歲豐。祭禮得成。所謂可以備物者也。○新安曹氏曰。歐陽氏

云上。言以享者。謂諸侯來助。致享于神也。下云來饗者。謂神來



至而歆享也。以假來假其義亦然。

麟按此節亦斷以兩句一連四句一截說玩其文體以假以享。

來假來享亦近於相對也。切不可依通解泥注將我受命溥將。

句連第五句說我受命溥將正是根以假以享說耳。大全曹注。

頗雜為俗說之偏。今改定降福無疆亦只根來假來享說。

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說見前篇。

通解上既曰賚我思成矣曰烝我嘗黃耆無疆矣曰降福無

疆矣此又曰顧我烝嘗何也蓋祖考雖享而孝孫之心未敢必

其享也故又致其丁寧之意如此。

古義愚按此二語雖與那篇結語相同而意微有別彼重在烝

之一字謂以一氣感通也此重在烝嘗二字謂我時時勤於祭

祀如此當為烈祖之所鑒念也。

麟按此詩四節自既載清酏以下三節皆一韻又一體。

烈祖一章二十二句

木全慶源輔氏曰那與烈祖皆祀成湯之樂然那詩則專

言樂聲至烈祖則及夫酒饌焉商人尚聲豈始作樂之時

則歌那既祭而後歌烈祖歟大抵商頌簡古難看辭斷而

意續歟讀自見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

賦也玄鳥也春分玄鳥降高辛氏之妃有娥氏女簡狄祈於

郊燕卵遺卵簡狄吞之而生契其後世遂為有商氏以有天下



事見史記宅居也殷地名芒芒大貌古舊音也帝上帝也武湯以其有德號之也正治也域封境也○此亦祭祀宗廟之樂而追敘商人之所由生以及其有天下之初也

孔疏釋鳥云燕鳥也色玄故又名為玄鳥毛氏不信讖緯以天無命為生人之理則是以玄鳥至自禘而得之也記其祈福之時美其得天之命故言天命玄鳥玄鳥之來非從天至而謂之降者重之善自天來然月令季春戴勝降於桑注云是時指在桑言降者若始自天來重之故無降也鄭以中候契墟云玄鳥翔水遺卵流城簡吞之生契封殷本紀云簡狄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此文及諸緯候言玄鳥生契者多矣故鄭據之

呂記李氏曰正域彼四方正其四方之疆域

疏義芒芒大貌言封商而為天國○追述之故稱言言天又言帝至文也

大全華谷嚴氏曰契封於商後因以為一代之號言生商謂生契也生契所以生商也○曹氏曰書曰惟我商主布昭聖武長發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湯曰吾甚武自號曰武王故此稱為武湯也○安成劉氏曰此詩推本商人生於玄鳥猶生民推本周人生於帝武此詩追敘契之生以及於湯有天下猶闕官追敘后稷之生以及文武也○豐城朱氏曰天命有鳥降而生商推契之所以生同本於天命也古帝命武湯原湯之所以興亦本於天命也宅殷土芒芒言契之受天命而奄有乎一國也正



域彼四方言湯之受天命而奄有乎天下也非有契以開之於前無以為有商受命之基非有湯以繼之於後無以成有商興王之業此詩人於契與湯所以必致其尊美而無異辭也

麟按此依豐城上三句一截下二句一截古義陽韻

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始在武王孫子

商之先后受天命不始於故今武王孫子猶賴其福

疏義四方諸侯無不受命謂受天子之命也此一節言諸侯無不受命而天下無不歸商如此可見祖宗受命甚固矣是以子孫承祀受福而無窮也

今嗣主以發在武王孫子一句

今嗣主以發在武王孫子一句

今嗣主以發在武王孫子一句

今嗣主以發在武王孫子一句

大全靈陵歐陽氏曰武王孫子謂武王之孫子也

麟按武王孫子今說概作一人然玩注故今武王孫子猶賴其福語必是武王以後之詩孫子自指主祭之嗣主而言之不得謂專斥武王也且觀下太精是承及四海來假等語亦是上篇

申錫無疆及爾斯所以假以享受命溥將意為主祭嗣主夸張

而美大之疏義本全最為分明不知何緣近日肆為俗解即先

后二字說者紛紛疎義只言祖宗言先王極為渾成可以不煩

穿鑿也人心主字屑骨分配以應正域似其說可信而疏義大

全亦無頗欲并為抹去以全太雅其段落應上兩句一截下三

句一截下三句內先后孫子正相對應耳集傳有叶羽已反始

叶養里反是也古義則欲以后有讀如字屬有韻似直然麟意

叶養里反是也古義則欲以后有讀如字屬有韻似直然麟意

叶養里反是也古義則欲以后有讀如字屬有韻似直然麟意



此詩五節亦每節為一韻與那篇規製正合故擬從集傳

武丁孫子武主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糇是承

武王湯號而其後世亦以自稱也龍旂諸侯所建交龍之旂也

大糇黍稷也承奉也○言武丁孫子今龍湯號者其武無所不

勝於是諸侯無不奉黍稷以來助祭也

疏義其武無所不勝言天下之事無難舉者○此一節言嗣主

克肖先主而有以致助祭之臣威德遠加祀事明備如此福之

在武丁孫子可見也

通解朱傳曰武主湯號而其後世亦以自稱也觀後世二字則

知此龍號者泛指武丁之孫子而非專指武丁明矣

麟按今龍湯號今字亦即上節注故今字即欲以武丁孫子

武主六字疊作一人然祭及武丁而曰武丁今如此亦無此理

也且於是諸侯助祭云云如何可接故鄭擘山又欲即以武丁

為主祭之時主然不如前說為當矣通解又云湯與武丁皆賢

聖之君故言孫必曰湯孫言孫子必曰武丁孫子亦不必或作

武詩正武丁一存傳之時故語如此耳若湯為始受命之君湯

孫之稱自可施之于無窮不得引此為例也

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

止居肇開也言手畿之內民之所正不過千里而其封域則極

乎四海之廣也

疏義此一節言手畿雖有制疆域則無限居中而能制外如此

福之在武丁孫子可見也



麟按集傳海叶虎清及古義紙韵

四海來假來假祁祁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

假與格同祈祈衆多貌景員維河之義未詳或曰景山名商所

都也見殷武卒章春秋傳亦曰商湯有景亳之命是也員與下

篇幅隕義同蓋言周也河大河也言景山四周皆大河也何任

也春秋傳作荷

大金華谷嚴氏曰章末總美殷家前後相承受天之命無有不

宜能負荷天之百福謂成湯至高宗以後也○慶源輔氏曰此

入承上而言四海之遠諸侯無不來至而至者祈祈然衆多見

商之所都所謂景山者四周皆大河其形勢之盛而居之安如

此故又歎殷之受命無所不宜此所以能負荷其百福也

古義括地志云宋州北五十里木棠城為景亳湯所盟地因景

山而名寰宇記云景山在應天府楚丘縣北三十里玉海云

高四丈今屬扶州按宋之應天府即今歸德府也府城東南有

亳城即景亳也扶州今為睢州補傳云殷都帶河

麟按此節亦上三句下截下二句下截集傳何叶如字則是與

河為韻餘可不拘也宜又叶牛何已多事魯詩世學因上二句

無韻改假為遷而和叶共加以就之附會之甚

亥鳥一章二十二句

麟按以上三詩每章俱二十二句音葉之用必有其故然

不可考矣

澤格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太國是疆幅隕既



長有城方將帝立子生商

賦也。濬，深也。知長，久也。方，四方也。外，本國遠諸侯也。幅，猶言邊幅也。隕，讀作員，謂周也。有城，其之，母家也將大也。○言商世世有濬，指之君，其受命之祥，發見也久矣。方，禹治洪水，以外本國為中國之竟，而幅隕廣大之時，有城氏始大，故帝立其女之子，而造商室也。蓋契於是時始為舜司徒，掌布五教於四方，而商之受命，實基於此。

嚴緝疏曰：有城，契母之姓，婦人以姓為氏。

大全孔氏曰：總歎商家深智，不指斥一人也。○平山李氏曰：惟其德之深，故不溺於福淺，惟其德之明，故不至於昏塞。商之先世皆有深智之德。○安成劉氏曰：泛言濬指之君，蓋自湯以上。

契以下皆是也。○曹氏曰：契雖未嘗有天下，然其有天下之祥，既已於堯舜之時發見矣。○慶源輔氏曰：長發其祥，則言商受天命，其發見之祥既已遠矣。自洪水茫茫下六句，則皆述此句。○豐城朱氏曰：有商受命之祥，雖在於濬指相繼之時，而有商受命之基，實定於有城生商之自。必言有城者，以契固商人之所由生，而有城又商人之所自出。猶云稷固周人之所由生，而有邰又周人之所自出也。

麟按：末句孔云：謂上夫祐契，使賢而生有商國也。嚴云：商者，一代有天下之號，生商謂生契也。契封於商，而商因以興，是生契所以生商也。古義却云：帝者天之主宰，篇中三舉帝皆指天言，子生二字連讀，不與下商字相連，謂其女子之所生者，正指契也。



金履祥云生猶騶也謂帝立有姓氏女所生者為商也亦妙  
○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上  
烈烈海外有載

賦也玄王契也玄者深微之稱或曰以玄鳥降而生也王者追  
尊之號桓武撥治達通也受小國大國無所不達言其無所不  
宜也率循履禮越過發應也言契能循禮不過越遂視其民則  
既發以應之矣相土契之孫也載整齊也至是而商益大四方  
諸侯歸之載故整齊矣其後湯以七十里起豈嘗中衰也與  
麟被王者追尊不曰追王斟酌桓撥云者子先云當顛蒙之世  
開以倫理非武健剛果烏能勝其任是也受小國大國者才伯  
云契任教化之責則四方小大之國皆其所受達謂教化流行

無所不達也率履正是五典彼自得意規示法之示字同○古  
義相土契之孫昭明之子鄭玄謂相土承契之業入為王官之  
伯出長諸侯王肅謂相土在夏為司馬之職掌征伐要皆以詩  
辭想像之殊無明據竹書載帝相十五年商侯相土作乘馬逐  
遷於商丘與左傳言陶唐氏火正閼伯居商丘相土因之者合  
其曰作乘馬則以詩所詠也乘馬即甸賦也班固漢志謂殷周  
以兵定天下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四井  
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  
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  
十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今據竹書載則乘馬之法  
夏后之世相土固先為之矣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違聖教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祐  
帝命式于九圍

賦也湯齊之義未詳蘇氏曰至湯而王業成與天命會也降猶  
生也遲遲久也祇敬式法也九圍九州也○商之先祖既有明  
德天命未嘗去之以至於湯湯之生也應期而降適當其時其  
聖教又日躋升以至昭假於天久而不息惟上帝是敬故帝命  
之以為法於九州也

孔疏謂九州為九圍者蓋以九分天下各為九處規圍然  
大全華谷嚴氏曰苟日新又日新是聖教日躋之實○朱子曰  
湯工夫全在敬字上看來大段是一箇脩飾底人又曰成湯之  
聖稱其德者有曰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又曰以義制事以禮制

心有以從諫弗弗改過弗吝又曰與人不求備簡身若不及此  
皆足以見其日新之實至於所謂聖教日躋云者則其言愈約  
而意愈切矣

○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何天之体不競不練不剛不柔敷政  
優優百祿是遒

賦也小球大球之義未詳或曰小國大國所贊之王也鄭氏曰  
小球鎮圭尺有二寸大球大圭三尺也皆天子之所執也下國  
諸侯也綴旒結也旒旗之垂者也言為天子而為諸侯所係屬  
如旒之終為旒所綴著也何荷競強練緩也優優寬裕之意遒  
聚也

疏義旗之平幅為旒



大全曹氏曰王藻云笏天子以球玉美玉也○周禮典瑞曰玉  
 楮大圭執鎮圭注鎮圭尺二寸以四鎮之山為琢飾所以鎮安  
 四方大圭三尺杼上終葵首明無所屈也○孔氏曰大行人及  
 考士記說旌旗之事皆云九旒七旒是旌旗也者名為旒○華  
 谷嚴氏曰詩考云旗所垂為旒衆旒所著為繆○慶源輔氏曰  
 言湯能為天子受大國小國所執之玉則為諸侯所附屬如旂  
 旒之與繆然此皆上帝沐美之命使然也然湯之負荷天休者  
 非有他也本其聖教只中道上行更無偏倚故其為政不強不  
 弱不剛不柔優游寬裕此固百福之所聚也  
 ○受小共大共為下國駿虺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懼  
 不羸百祿是總

賦也小共大共駿虺之義未詳或曰小國大國所共之貢也鄭  
 氏曰共執也猶小球大球也蘇氏曰共珙通合珙之玉也傳曰  
 駿大也虺厚也董氏曰齊詩作駿駝謂馬也龍龍也敷奏其勇  
 猶言大進其武功也難恐疎懼也  
 嚴緝今曰無逸萬邦惟正之供  
 大全新安胡氏曰駿駝是喻其有力量能負重致遠之意下國  
 皆於我乎負載也○慶源輔氏曰駿虺作大子無音味當從董  
 氏說作駿虺謂馬也如此則與上章駝旒義相類皆是譬喻上  
 章言政事此章言武功先能自治然後能進其武功也不震動  
 不難疎即周頌所謂無貳無虞之意臨大事固不可不懼然神  
 武不殺者自能不震動不難疎荷天之休則脩政事荷天之寵



則進武功亦其宜也

六帖震動有張皇繹騷意以屬太過難恐有惴懼畏意似屬不交當時聖人行師實是代天行事雖以臣伐君宇宙未有人情所駭彼直蕩然無牽無礙不疑不沮如著衣喫飯相似有何周童有何退縮故曰君子之中庸也常人有毫私意便不覺震懼神氣改常舉止失故矣

麟按集傳共叶屠勇反尾叶其孔及龍叶丑勇反

武王戴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三蘂莫遠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賦也武王湯也虔敬也言恭行天討也曷過通或曰曷誰何也苞本也蘂萌生萌蘖也言一本生三蘖也本則夏桀則韋也

顧也昆吾也皆桀之黨也鄭氏曰韋韋姓顧昆吾已姓言湯既受命戴旆秉鉞以征不義桀與三蘖皆不能逐其惡而天下載然歸商矣初伐韋次伐顧次伐昆吾乃伐夏桀當時用師之序如此

孔疏鄭語云祝融其後八姓已姓昆吾顧溫豷姓承韋則商滅之矣故知韋即承韋豷姓也顧與昆吾皆已姓也昭卜今年左傳云二日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襄公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後故之以言昆吾以乙卯日亡也是吾與桀同日誅則桀亦以乙卯日亡

古義按湯十一征其見於尚書及竹書者如葛如雒如荆如溫皆次第夷滅獨韋顧昆吾三國後亡故以蘂稱桀樹此三國



為私黨故曰苞有三葉也遂即遂生復性之遂達即驛驛其達  
之達遂達皆從葉字生出句則能遂萌則能達非三葉所可望  
也鄭云三國黨於桀惡湯先伐韋顧克之昆吾夏桀則同時誅  
也按竹書桀二十八年昆吾氏伐商商會諸侯於景亳遂征韋  
商師取韋遂征顧二十九年商師取顧三十年商師取昆吾三  
十一年商自而征夏邑克昆吾大雷雨戰於鳴條夏師敗績桀  
出奔三朶戰於郟獲桀於焦門放之於南巢一統志云直隸太  
名府滑縣古豕韋氏之國顧城在山東東昌府濮州范縣東南  
五十三里濮州古顛頊之虛曰帝丘夏為昆吾氏所居桀都安  
邑即今山西平陽府解州安邑縣縣北二十里有鳴條岡郡國  
志云安邑有昆吾亭湯伐桀戰處寰宇記云昆吾亭蓋湯伐桀

之時昆吾以兵助桀同時而滅故有亭非國於此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于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

賦也葉世震懼業危也承上支而言昔在則前乎此矣豈謂湯  
之前世中衰時與允也天子指湯也降言天賜之也卿士則伊  
尹也言至於湯得伊尹而有天下也阿衡伊尹官號也  
孔疏成湯佐命之臣唯伊尹耳故知阿衡是伊尹也伊是其氏  
尹正也言其能正天下故謂之伊尹阿衡則其官名也君奭曰  
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  
保衡格于上帝注云伊尹名華湯以為阿衡至太甲改曰保衡  
阿衡保衡皆公官然則伊尹華阿衡保衡一人也



大全孔氏曰言卿士者三公兼卿士也阿依衡平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故以為官名○九峰蔡氏曰言天下之所倚平也或曰伊尹之號○豐城朱氏曰前章言湯降不遲是湯之生不先不後而適當其期乃天實立之以為興王之君也此章言降于卿士是尹之生亦不先不後而適當乎夏商革命之際乃天實賜之以為興王之位也伊生湯而不生尹則是有君無臣而何以成興王之業惟有湯以為之君而又有尹以為之佐此天命之所以集而王業之所以成也已上四章皆頌成湯功烈至此乃以左物商王一語歸之阿衡則湯固為百世不遷之烈祖而商之子孫凡有大享於先王則伊尹以佐命元臣得與於享無疑矣

麟按集傳衡叶戶郎反古義葉業葉韻子士紙韻衡玉陽韻

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六句

序以此為大禘之詩蓋祭其祖之所出而以其祖配也蘇氏曰大禘之祭所及者遠故其詩歷言商之先后又及其卿士伊尹蓋與祭於禘者也商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禮也豈其起於商之世歟今按大禘不及羣廟之王此宜為禘祭之詩然經無明文不可考也  
捷從殷武奮伐荆楚深入其阻哀荆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賦也捷疾貌殷武殷王之武也采冒哀取湯孫謂高宗○舊說以此為祀高宗之樂蓋自盤庚沒而殷道衰楚人敬之高宗捷然用武以伐其國入其險阻以致其衆盡平其地使截然齊



皆高宗之功也。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蓋謂此也。

孔疏：捷疾是速疾之意，言伐楚之疾也。荆是州名，楚是國名，荆

州之楚也。周有天下，始封熊繹為楚子於武十之世，不知楚者

何人也。宋著深入之意，遠處險阻，宜為冒突之義，故易傳為冒

嚴緝。曹氏曰：捷疾貌者，言其兵威神速，所謂迅雷不及掩耳。

疏義：叛則散，以亂哀而聚之，所以致其來而平之也。○以功訓

緒，緒者功之垂於後者也。○高宗伐鬼方，宋子以為荆楚，蓋荆

楚之地好鬼，自古而然。下至戰國之際，猶爾。驗諸屈原九歌，可

見。

大全三山李氏曰：楚為夷狄之國，世亂則先叛，世治則後服。商

室中微，往往為患。高宗所以討之。○豐氏曰：是蓋荆州之楚也。

故或謂之荆楚，猶商稱殷商也。○華谷嚴氏曰：禹貢有荆州，即

荆楚也。又有荆岐，則雍州之荆。詩人故以荆楚別荆岐耳。

古義按：沈括謂揚州宜揚，荆州宜荆，地名因此。楚乃荆之別名，

故二字通用。春秋賈氏訓詁謂：秦始皇父諱楚，因亦變楚為荆。

此通用之證也。徐光啟云：荆楚左控江陵，右控黔中，南負蒼梧，

北依涇塞，險阻之國。司馬遷云：夫荆楚，傑勇輕悍，好作亂，乃自

吾記之矣。慎中云：方城漢水之間，地大人眾，形阻而俗雜，介

錯於商邑之阨，而近不以於夏，而非純於夷，未能以為內而不

可以為外。先王固欲梁園其山川，井邑其人民，以固威嚴之勢，

而立長久之安。非如夷羌之荒忽，惟其來享來王而已。阻說文

云：險也。增韻云：山巖曰險，水隔曰阻。若泛言則山水通用。



○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氏羌莫敢不來享其敢不

來王曰商是常  
賦也氏羌東狄國在西方享獻也世見曰王○蘇氏曰既克之  
則告之曰爾雖遠亦居吾國之南耳昔成湯之世雖氏羌之遠  
猶莫敢不來朝曰此商之常禮也況汝荆楚曷敢不至哉  
孔疏氏羌之種漢世仍存其居在秦隴之西故知在西方者也  
氏羌遠夷一世而一見於王秋官大行人云九州之外謂之蕃  
國世一見謂其國父死子繼及嗣王即位乃來朝  
大全曹氏曰商居河雒之間則荆楚在國南鄉○孔氏曰首章  
言伐楚之功二章言責楚之義

通解經云來享來王而朱傳獨以來王言蓋來王親來正也來  
享亦親來享也故總曰來朝曰商曰字作氏羌之言與下稼穡  
匪懈作諸侯之言一例  
古義地理志云隴西郡有氏道羌道按一統志以陝西臨洮府  
寧夏岷州靖虜衛文縣所四川龍州松潘疊溪皆為羌地曰自  
後者舉絕遠以例其餘見不止於氏羌觀下文莫敢字可見竹  
書載湯即位之次年氏羌來賓又八年初巡狩定獻令則氏羌  
其先至者而其後四方諸夷始相繼而來故特舉氏羌也享說  
文云獻也逸周書平會解云湯問伊尹曰諸侯來獻或無馬牛  
之所生而獻遠方之物事實相友不利今吾欲因其地勢所有  
獻之心易得而不貴其為四方獻令伊尹受命於是為四方令

獻之  
賦也  
則告之  
猶莫敢  
孔疏氏  
氏羌遠  
國世一  
大全曹  
言伐楚  
通解經  
享亦親  
匪懈作  
古義地  
寧夏岷  
後者舉  
書載湯  
其先至  
文云獻  
之所生  
獻之心

言經  
卷二  
六



曰臣請正東符婁仇州伊慮漚深九夷十蠻越漚箭文身請令以魚支之鞞劍鮒之醬鮫傲利劍為獻正南趾鄧柱國損于產里百濮九困請令以珠璣瑋瑁象齒文犀翠羽茵鷄短狗為獻正西崑崙狗國鬼親枳已關耳貫胸雕題離丘漆萬請令以丹青白旄紕剌江應龍角神龜為獻正北空同太夏莎車沽他且畧貌胡戎翟南奴樓煩月氏熾李其龍東胡請令以紫駝白玉野馬駒駝駛騏良方為獻湯曰善按觀此則氏羌荆楚之類各依其方所有之物為貢皆在其中矣

○天命多辟謫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穆穡匪解賦也多辟諸侯也來辟來主也適謫通○言天命諸侯各建都邑於禹所治之地而皆以歲事來至於商以祈王之不譴曰我

之稼穡不敢解也庶可以免咎矣言荆楚既平而諸侯畏服也大金曹氏曰說命云明主奉若天道建邦設都則多辟雖受封於天子實天所命也益稷云禹荒度土功躬成五服至於五千里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則諸侯設都之地皆禹之功也

通解此諸侯脩歲事之常而獨以稼穡匪懈言舉其重也觀乎子載天子巡狩惟以土地田野為慶讓之先可見六帖凡遠近之人聲勢相應內不足而遠攻則近者伏而伺隙內有餘而遠服則近者畏而饋餽荆楚平而諸侯朝聘使之也勿予禍謫二句云不敢言功也聊以免罪云耳稟稟之意形於辭色句法妙品



古義歲事如周禮春朝夏宗秋覲冬遇之類其來以時故曰歲事即朝覲述職也與來享來王不同禮說文云害也劉熙云毀也言毀滅也適通作譴說文云罰也禍重而譴輕

麟按集傳解叶訖力反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賦也監視嚴威也僭賞之差也濫刑之過也遑暇封大也言天命降監不在乎他皆在民之視聽則下民亦有嚴矣惟賞不僭刑不濫而不敢怠遑則天命之以天下而大建其福此高宗所以受命而中興也

孔疏左傳曰善為國者賞不僭刑不濫賞僭懼及淫人刑濫懼及善人彼文又引此詩也定四年左傳曰吳為封承長地是封

為天之義

麟按集傳稱叶筆力反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厥後

賦也商邑王都也翼翼上整教貌極表也赫赫顯盛也濯濯光明也言高宗中興之盛如此壽考且寧云者蓋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我後生謂後嗣子孫也

六帖故商邑也中興之後百廢修庶政舉便自改觀耳

古義赫赫大盛貌五事言屬火故曰赫赫濯說文云濯也毛萇云神之精明稱靈中衰之後氣象更新如新沐新浴者然故曰濯濯身壽考則經營必周世治安則靈長未艾

詩經卷之二十一 周 三 載 籒 居



○陟彼景山，松柏有實。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栝有杪，旅楹有閑。寢成孔安。

賦也。景山，名商，西都也。九九，直也。遷，徙方正也。虔，亦截也。杪，長貌。旅，衆也。閑，閑然而大也。寢，廟中之寢也。安，所以安高宗之神也。此蓋特為百世不遷之廟，不在三昭三穆之數。既成始於而祭之之詩也。然此章與闕宮之卒章文意略同，未詳何謂。

輯錄高宗七世親盡而立廟，此詩其作於帝乙之世乎。

大全壘山，謝氏曰：登彼景山而選材，取松柏之易直者，斲之遷之，以繩墨取方正而斲削之，以松為楹，楠有挺然而長，以松柏為象楹，有閑然而大。○慶源輔氏曰：材植之美，規模之宏，此高宗之神之所安也。言其有以當之矣。○安成劉氏曰：商書曰：

世之廟可以觀德，蓋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八世九世而後隨其昭穆親盡，適遷其主而祀於太祖之廟，其有功德之君，則後世宗之，雖親盡而不祀，別立百世不遷之廟，而特附其主焉。凡有功德者皆然，初不可預限其數，而商則止有三宗，高宗即其一也。然嘗疑高宗之廟未知立於何所，三宗之後，昭穆當祀者未知入於何廟，竊意所立三宗中宗當穆，高宗得申當昭，各隨昭穆之位，特立其廟於太祖廟之兩傍，三昭三穆之上，如周文武世室之位也。中宗之後，則羣穆繼之者皆祀於其廟，高宗祖申之後，則羣昭繼之者皆祀於其廟，如周自文王以後羣穆祀於文世室，自武王以後羣昭祀於武世室也。

殷武六章，三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一章，五句。



大全安成劉氏曰此詩與闕宮全篇文意皆有相似者但  
 闕宮為頌僖公脩宗廟而作殷武為定武十特立廟而作  
 故闕宮所以頌僖公服夷蠻享福壽者皆未然之期望而  
 此詩所以頌武十服夷夏享福壽者皆已然之實事卒章  
 則皆述其作廟之事以結之  
 商頌五篇十六章一百五十四句

寔又已丙為冬守名

芳野危持三書刊

御版行四書集註	全部	廿六冊
四書直解	廿二冊	廿二冊
同新增大全	一百廿七冊	廿二冊
五經大全	十冊	十冊
易經直解	十四冊	十四冊
詩經集註頭書	六冊	六冊
同說約	二冊	二冊
書經集註頭書	二冊	二冊
帝範	同國字解	二冊
君體	建親 求賢 審官 納諫 去讒	二冊
誠盈	崇儉 賞罰 務農 關武 崇文	二冊
臣軌	同國字解	二冊
同軌	至忠 守道 公正 匡諫 誠信	二冊
慎密	廉潔 良將 利	二冊
帝範	十三章臣軌十章君臣主從之道明也故縉紳	二冊
家	ハミヨミ玉フヘキ書ナリ鶴鳴先生意ヲ尽シ詳ニ	二冊
片假字	ヲ以テ注解シタレバ貴賤ニヨラス必ズ讀テ有	二冊
益ノ珍書ナリ		二冊
近思錄	大本大字 小本	四冊
同無頭點		六冊
同說畧書		五冊
同備考		四冊
同思錄	同別錄	四冊
小續近思錄	道善点 山善点	二冊
孝經大義	大本大字 小本	三冊
古文孝經詳解		二冊
忠經精解		二冊
同忠經精解		二冊
忠經存經	二書トモニ貴キコト皆人ノ知ル所ナリ而ルニ	二冊
漢文ニテ解シカタシ今同字ヲ以テ童蒙ニモ分リヤキ		二冊
ヤウコレヲ精注セリ敢テヒフ敬讀シ忠孝至誠ヲ存シ		二冊
五ハト至精ス		二冊
古文前集後集	各大本小本	八冊
古文真室諺解	鶴鶴鈔	八冊
同字以テ具ニ注解シ且評判ヲ加フ實ニ古文註疏		八冊

御書物所 京都三條通堀町 出雲寺松栢堂



